

# 再识喜龙仁

来自北欧、行旅东方的中国艺术史研究先驱（下）

## Re-reading Osvald Siren: The pioneer of Chinese art history studies

文 | Minna Törmä 翻译 | 苏玲怡 图 | Minna Törmä、本刊资料室



喜龙仁像。赫尔辛基大学艺术史系 / 提供

### 扩展——日本欧美的收藏、搜录、博物馆

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末，喜龙仁在雕塑作品之外，再度关注绘画作品。他让瑞典国立博物馆馆长阿克瑟·高芬（Axel Gauffin, 1877 ~ 1964）相信：中国艺术收藏理应涵盖绘画作品，而不仅止于雕塑。在这段期间内，他也延伸了收藏的触角，与亚洲古董商、瑞典国立博物馆、檀香山艺术学院均有深入的往来。

### 与日本古董商山中定次郎结缘

喜龙仁是日本古董商山中商会的知名客户之一，该商会在世界各主要城市均设有据点。早些年前，喜龙仁即与山中定次郎（1866 ~ 1936，图 1）结识于日本境外，但一直要到 1929 ~ 1939 年东亚之行期间，他才有幸造访山中氏于大阪根据地的旧公司仓库。据喜龙仁的描述，此地虽简单朴实，箱柜深处却满是无价珍宝，并聚集着熙来攘往的人群。作为山中



2



1

喜龙仁较为成功的购藏，是中国画史上一些比较次要的名家之作，例如法若真的《山水图》，高耸而富有动态，可谓以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视觉展现自然力量的杰作。

商会全球分店及客户网络的总部，这里随时得满足来自四面八方的对传统书画或现代印刷版本的探询和需求。每当遇到对东亚艺术兴致盎然的访客，山中氏总是啜饮着他的茶，愉快而慷慨地给予建议：“然而他并不高谈阔论，而更倾向于察看来者的表情反应，用心倾听。他就是喜欢探悉他人究竟能够掌握、并领会多少他所知晓且有强烈感受的要点。一旦发现对方给予适切的响应，他的笑容会更加灿烂，整个人显得更为愉快。”

两人再度相遇是在京都，当时喜龙仁在那里逐一检视山中商会的佛教雕塑收藏，在雕塑品周遭还散布着诸如青铜器之类的其他器物。喜龙仁在此地得到了珍贵的纪念，那就是由山中氏做东、至京都一间高贵而传统的料亭度过一晚的记忆：“那天很冷，还刮着风；初雪落在初绽的山茶花上……然后，来了一群身着华丽服饰、年轻且光彩照人的艺伎们。她们尽心服侍我们，以初生之美的优雅和魅力表演及装扮。由于她们簇拥着我们个头娇小的东道主谈笑，让他益发兴致盎然了起来，几乎像个孩子般地乐于尝试各种滑稽的动作。”（引自喜龙仁私下发表的《追忆山中先生》）

### 中国寻访古文物之旅

当场景从日本转到中国北京，喜龙仁在此认真跟着当地教师持续学习中文，并自行订定研究计划，以期能在中国待久一点，至少一年多。其研究计划的一部分，是走访中国的古董商和古玩店。当时北京贩卖古董的文玩商店，主要聚集在东交民巷附近的哈德门大街和前门西南方的琉璃厂，在那一带，人们也能找到最棒的书店。喜龙仁展开这类寻访古物的行程时，往往与前些年即来到中国的卡尔贝克结伴同行。卡尔贝克此时的身份早已不再是铁道工程师，而是瑞典中国委员会的代理人，该委员会成立于斯德哥尔摩，目的是为瑞典在中国从事的考古研究活动汇集资金。至于喜龙仁用以购买中国古文物的资金，则由赫特马克（Hultmark）兄弟赞助。这批收藏日后全部捐赠远东古物博物馆。

1/ 山中定次郎像。本刊资料室 / 图

2/ 法若真，《山水图》，清初，远东古物博物馆（瑞典国立博物馆）藏。本刊资料室 / 图



在邻近斯德哥尔摩的一座名为利丁厄的小岛上，喜龙仁为自己创建了一处带有东方风情的小天地。



3/ 喜龙仁位于利丁厄的家（外景），摄于 1951 年。赫尔辛基大学艺术史系 / 提供

截至此时，喜龙仁收藏的中国文物仍仅限于雕塑品，这是因为原先的计划并未编列任何用以购买中国绘画的预算。然而，在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 ~ 1952）的协助下，喜龙仁最终获得一笔购买中国绘画的资金，来自芝加哥企业家西伯格（J.P. Seeburg, 1871 ~ 1958）对瑞典国立博物馆的赞助。经费到位后，喜龙仁立即展开采购，短短一个月内即在北京和天津买下 21 幅画作，涵括了宗教、人物、山水及竹、花卉等主题。

### 新焦点：购入中国画

#### 瑞典国立博物馆雕塑&书画收藏

向来于瑞典国立博物馆展出的艺术品，并未涵盖所有购藏的中、日作品和获赠的捐赠品，然而绝大多数文物均被完整著录在以瑞典语和英语出版的展览图录内。一般认为其雕塑收藏的质量和完整性俱佳。这批得自喜龙仁的文物，包含了跨越北魏至元等不同时代、出自不同地域的典型作例，故而提供了研究中国雕塑发展的基础。其中值得特别强调的是佛教雕塑，即佛像、菩萨像及造像碑。确实，佛教造像往往带有一种永恒的氛围，

今日任何人若走进博物馆陈列佛雕艺术的空间，必然能得到类似的感受；这种经验不同于走入一处进驻了古希腊及罗马雕塑的空间，那儿的时间似乎已经凝止了。

至于馆方此际获得的 28 幅中国画作，来源有二。如前所述，其中 21 幅乃喜龙仁运用西伯格赞助的资金所购得，另外又加上了七幅由蒙特将军（General Munthe）捐赠的画作（原本仅承诺捐赠六幅），只不过当喜龙仁向瑞典王储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f Adolf）进行汇报时，却传达了对这批捐赠品并不全然乐观的看法。在 *Chinese and Japanese Sculptures and Paintings in the National Museum Stockholm*（《斯德哥尔摩国立博物馆的中日雕塑及绘画作品》，1931）图录中，共收录 17 幅由喜龙仁购藏的画作，不过刊载于 *Nyförvärvade kinesiska målningar och skulpturer i Nationalmuseum*（《瑞典国立博物馆最新购藏中国绘画及雕塑》，1930）的初始采购报告中，尚包含了一幅带有沈周（1427 ~ 1509）签款的《冬景山水图》卷、一幅《洗象图》、一幅描绘立于岩上的老鹰画作，以及绘有



4/ 喜龙仁位于利丁厄的家（起居室内景），摄于 1932 ~ 1932 年。赫尔辛基大学艺术史系 / 提供

夏日盛开莲花的作品。其中，沈周的《冬景山水图》卷曾是一件令人期待的购藏品，毕竟沈周在中国画史上声名卓著，堪称吴派开山祖，然而该幅作品很快就被判定为仿作。购藏品中，亦能见到其他出现在画史上的伟大名字，如元四大家之一的倪瓚（1301 ~ 1374）、才气纵横的明代狂放画家徐渭（1520 ~ 1593），以及清代最著名的个性派画家石涛（1647 ~ 1718），只不过这些画作的归属在稍后亦遭到质疑。喜龙仁较为成功的购藏，是中国画史上一些比较次要的名家之作，例如法若真（活动于 1650 ~ 1720 年）的《山水图》（图 2），高耸而富有动态，可谓以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视觉展现自然力量的杰作。另一幅出自佚名画家之手的佳作，则是以工笔设色描绘、题为《四川剑阁》的绢本立轴山水，画中可见仔细勾勒出轮廓的人物，正漫步于崇山峻岭间的小径上。

除此之外，对于艺术史研究和收藏两者密切相连的晚期中国绘画，亦即明、清两代绘画颇有专精的喜龙仁，在 1935 年第四度的东亚 / 中国之行时，又专程采购了一批明清时期的绘画，为瑞典国立博物馆带回了 115 幅获自北京、上海、苏州及杭州古董商与私人收藏家的画作。

### 毛遂自荐：为檀香山艺术学院购藏品

喜龙仁不只为瑞典国立博物馆或自己物色收藏，他也为私人收藏家和其他博物馆提供咨询；在这些所谓的“外”务中，当以美国檀香山艺术学院最为重要。檀香山艺术学院由安娜·莱斯

·库克（Anna Rice Cooke, 1853 ~ 1934）于 1927 年成立，喜龙仁在 1930 年即成为他们的购藏顾问——此举似乎出自他的毛遂自荐，毕竟对喜龙仁来说，檀香山是他跨太平洋旅程中熟悉的故地。由于喜龙仁对欧洲和东亚艺术均能提供建言，博物馆因此得以并且确实受益于他广博的专业知识，而喜龙仁看来也为馆方采购了亚洲其他范围及太平洋地区的艺术品。双方的合作延续至 1939 年。

博物馆方面最初提出的需求，是他们对“中国和印度的雕塑，以及早期玉器、周代青铜器特别感兴趣，可能的话，再加上唐、宋的高温釉陶和斯基泰青铜器”；至于对西方艺术收藏的需求方面，“则主要集中在 13 及 14 世纪的绘画和雕塑”。由于馆方希望加强中国收藏，喜龙仁于是展开这部分文物的购买，并附带建议他们也应该入藏出自太平洋地区的文物，因为这一块领域在檀香山更不应该被忽略（见 1930 年 5 月 14 日《凯瑟琳·麦可兰致喜龙仁书》，出自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藏《喜龙仁档案》）。



在喜龙仁为檀香山艺术学院取得的第一批藏品中，包括一尊印度教的护法像以及一件汉代的陶柱，据麦可兰指出，后者“顶端怪异的图像，看来与出现于泛太平洋地区的神像密切相关”（见 1931 年 2 月 3 日《凯瑟琳·麦可兰致喜龙仁书》）。喜龙仁在游历欧洲和亚洲期间，也为檀香山艺术学院寻找艺术品，有时是当下即刻购买，有时则转寄照片供馆方参考，希望他们能针对他的建议给予响应。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多少也摸清了委托人的喜好。不过，喜龙仁并不接受顾问职，取而代之的是他为自己的专业咨询订定了每年 1000 美元的固定报酬。每当读到这些早期阶段业务往来的书信，总让人得到一个印象，亦即涉及其中的每位当事者均对一切感到十分满意。

## 1930 年，入驻利丁厄

### 返回家乡 培育研究养分的温床

在邻近斯德哥尔摩的一座名为利丁厄（Lidingö）的小岛上，喜龙仁为自己创建了一处带有东方风情的小天地（图 3）——他在那儿建造了一栋房子，并于 1930 年搬入。屋子的基本规划及外观，与当时瑞典常见的木造房子并无显著差异：有着铺瓦的马萨式屋顶（屋顶分为两折，其上坡缓而下坡陡，故又称为复折式屋顶），共三层楼高。然而，诸如加建凉台之类的设施，表明了屋主梦想着远方的国度。事实上，该凉台被戏称为“颐和园”，带有稍微倾斜的中式建筑屋顶，屋檐末端微微向上翘起，边角站立着动物雕饰；栏杆上的框格设计，令人想起了苏州园林之所见；屋顶下方的横梁上装饰着龙形图绘，通往凉台的石阶两侧则镇守着两只石狮子。

屋内有一模仿中国园林的月洞门，由其连接起客厅的两方区域；厅内方格状的天花板则彩绘团凤，灵感亦来自中国。室内空间装点着中式及欧式家具，来自东、西方的艺术品或散置于桌案上、悬挂在墙上，或陈列于大型的玻璃柜内。精挑细选的座椅，混合了文艺复兴、帝政时期和明式风格。佛像被安放在靠墙的明式边桌上，上方是一幅欧洲风景画；陶瓷器和俑像则陈列于玻璃柜中（图 4）。类似的东、西融合作风，亦见于喜龙仁工作用的书房和图书室：壁炉架上立着一尊石佛头及装饰于屋顶瓦上的陶瓷塑像（图 5），窗边的角落塞了一张大型的明式官帽椅，至于明式雕花橱柜，则提供了额外的贮藏空间（图 6）。这方天地正是喜龙仁自 1930 年起用来阅读和写作的“总部”。尔后，他不仅陆续完成 *Chinese and Japanese Sculptures and Paintings in the National Museum, Stockholm*（1931）、*Early Chinese Paintings from A.*




5



6

*W. Bahr Collection*（1938）、*Gardens of China*（1949）等与中国、亚洲艺术有关的著作，也出版了 *Italienska tavlor och teckningar; Nationalmuseum och andra svenska och finska samlingar*（1933）、*China and Gardens of Europ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1950）等书，透露出他仍然持续关注欧洲艺术，并进一步以更宏观的视野探究东、西方艺术的互动交流。

拥有兼擅中西艺术的学术背景，历经多次跨越东西方的艺术探寻之旅，尤其在中国雕塑的研究上取得空前成就，家乡此处融合东、西文化特色，正绝佳映现了喜龙仁毕生投注与成就之所在。 

#### 编按

本研究使用的主要材料，为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的《喜龙仁档案》，而更多关于喜龙仁的讨论，可参见作者已发表的两篇文章，分别是：In the Netherworld: Osvald Sirén's Role in the Art Market，发表在赫尔辛基阿黛浓美术馆（Ateneum Art Museum）“Towards a Science of Art History: J. J. Tikkanen and Art Historical Scholarship in Europe”研讨会（2007 年 12 月 7 ~ 8 日），以及 Playing All the Roles: Osvald Sirén as Curator, Collector, Dealer and Art Historian，发表在大学艺术学会（College Art Association）年会“Roles of Acquisition”小组（2010 年 2 月 12 日）。另外，文中有关中国艺术的讨论，在作者 2013 年出版的 *Enchanted by Lohan: Osvald Sirén's Journey into Chinese Art* 有进一步的阐述。

Minna Törmä 在赫尔辛基大学学习艺术史和戏剧史，2002 年以北宋绘画研究获得博士学位，现任赫尔辛基大学艺术史系兼任教授。其出版论著主题多样，关于喜龙仁的专著 *Enchanted by Lohans: Osvald Sirén's Journey into Chinese Art* 于 2013 年出版。近来研究聚焦中国艺术中的十王图像

苏玲怡，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毕业，曾参与台北故宫、台北历史博物馆等文物多媒体及艺术教育制作案。期待能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古文物发声，让中国艺术与大众的距离更为靠近

#### 转载信息

本文转载自《典藏·古美术》2012 年 7 月号

5/ 明代瓦顶立猴饰件，高 37 厘米。此件作品曾为喜龙仁书房内之壁炉摆设。

Jussi Pakkala / 摄影，赫尔辛基大学艺术史系 / 提供

6/ 喜龙仁的书房，摄于 1932 年春。赫尔辛基大学艺术史系 / 提供